



曾经深爱过

东野

著

C e n t i n e n t a l S h e n a i S u o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曾经深爱过

陈静

著

C
e
n
t
i
n
g
S
h
e
n
a
i
g
u
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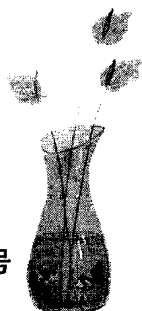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妇女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0-6071 号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曾经深爱过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12. 2

ISBN 978-7-5127-0170-0

I. ①曾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248480 号

曾经深爱过

作 者：亦 舒 著

丛书策划：钱 丽

责任编辑：钱 丽
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(010) 65133160（发行部） 65133161（邮购）

网 址：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联兴华印刷厂

开 本：135 × 210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96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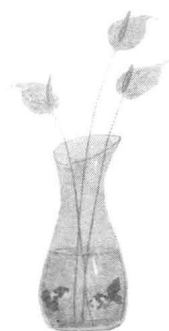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12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2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27-0170-0

定 价：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（如有印装错误，请与发行部联系）



自鞍山回来，如常般疲倦，往内地做过生意的人，都会知道辛苦，无论体力脑力，都接受极度的挑战，一不小心，立刻败下阵来。

而且第二天接着要上班开会，下星期做好报告立时三刻要飞匹兹堡。

近两年来我这个人好比一只球，被踢来踢去，团团转。

我大力按门铃。

女佣没来应门。

她是个钟点佣人，每天下午应当在屋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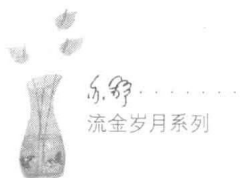
无奈，我取出门匙打开大门，把两只箱子拉进去。

我大声叫妻的名字：“利璧迦，利璧迦。”

没人应我。

一个男人最恨辛劳地回到家没人应。

我不悦，泡杯咖啡坐下。



茶几上堆满旧报纸及信件，我用手抹一抹脸，很累，但不想睡，等到利璧迦回来，我要把好消息告诉她。

我将厚呢大衣挂好，逐层将冬衣剥下：开司米外套、丝棉背心、全毛衬衫、摩利内衣，像粽子一般，不然还不足应付零下十度的气温。

洗把脸，我躺在床上伸伸腿。

不想睡也悠悠然进入梦乡，鼻中闻到利璧迦的香水味，是什么牌子？如树林中清晨的露水味。

大门有响声，我挣扎起床：“利璧迦。”我扬声。

没人应。

我自睡房摸出去，客厅没有人，只有我的皮鞋在地毯当中。

我拉开大门，并没有谁在那里。

我纳罕，今日为何心神恍惚。

我回到床上，用手臂枕在脑后，打算休息。

又忍不住起身到厨房取啤酒喝，顺便打电话到父母家。

父亲说：“回来了，几时再出发？”

我问：“利璧迦有没有来过？”

“没有，她足有半年没来过。”语气非常不满。

我有点惆怅，利璧迦与他们始终不是很接近。

“上头怎么说？”

“合作的事已谈得七七八八，只余维修的难题。”

“要不要来吃饭？”父亲问，“你们那里，一向有一顿没一顿的。”

“太疲倦。”

“那么休息吧。”

我再拨到岳家去，小姨来接听。

“姐夫，有没有替我到上海去找古董钻饰？”

“找什么，那些东西也不过是香港人带回去，假充是上海人保存得好，再卖与香港的阿木林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

“利壁迦有没有来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在搓麻将？”那边人声沸腾。

“是。”

“多赢一点。”我挂上电话。

也许她同朋友出去了，也许开夜工，有一个礼拜没见到她，竟有点挂念。

我做了三文治吃。

实在筋疲力尽，便回自己睡房开着电热毯，一下子堕入黑甜乡。

半夜转身，仿佛听见电视机中絮絮对话声。

啊，利壁迦回来了，她习惯在深夜看电视，非到十二点多不肯睡，有时节目坏得离奇，她也撑着心不在焉地看下去，第二天又起不来。

我安心地睡熟。

第二天我被闹钟吵醒，睁开眼便叫：“利壁迦。”

没有回应。

我掀开被子去找她。

睡房原封不动，被褥整整齐齐叠在床后。

我突然醒悟，她没有回来过，昨夜她根本没有回来过，一切是我



自己的幻觉！

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她人呢？

已经没有时间猜测，我要赶回公司。

这个女人，我不悦，在百忙中与我添乱，明知我要集中火力应付公事，还要给我不必要的麻烦。

我开车赶回写字楼，吩咐秘书打电话到利璧迦的公司去：“还有，每隔一小时打一次电话回我家，直到佣人接听。”

整个上午我心情烦躁。

印象中结婚八年，利璧迦从未试过外宿，回到家她唯一的嗜好便是看电视听音乐，连周末都躲在房中，不搓麻将，不上街。

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

会议完毕，女秘书忙不迭地同我说：“周先生，那边说周太太已经辞职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她们说周太太早一个月已经没上班。”她重复。

“早一个月？”我发呆。

那种大公司辞职要提前三个月通知，她又已经一个月没上班，总共四个月时间，这么说来，早在夏季，她已经决定不再做事。

为什么不同我商量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我放下文件：“我家里没有人应？”

“有，女佣在。”

“替我接线。”

电话接通，我立即问：“你几时见过太太？”

“是周先生？”

“是，我问你，你昨日见过太太没有？”

“周先生，我还以为她同你一起出了门，这阵子我都看不见你们换下来的衣服。”

我震惊。

“约莫有多少天？”我追问。

“我记得你是十五号出门的，那时候屋里已经没人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床上不像有人睡过。”

我真正呆住。

有计划，一切都是筹备过的，她等我前脚出了门，后脚便离家出走。

为什么？开这样的玩笑作啥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有什么事大可以摊开来说个明白。

我取过外套回家去。打开衣柜，发觉大部分衣服都已取走，一套路易威登的行李袋也告失踪。

利璧迦走了？我不置信。

没有留下片言只字，就这样走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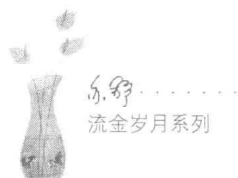
她是个很黏家的女人，认为全世界最舒服的地方便是这个家，连长途旅行都不肯参加，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我取出啤酒，喝一口，定下神来。

我们并没有吵架，她也没有表示过什么不满。

也许她在父母那里，再正常的女人也会使小性子，她有这个权利。

我静一会儿，压抑着再度回公司开工。莫紧张莫彷徨，也许到下



班时分，一开门她已经坐在客厅中。

那日终于忙到七点钟才离开办公室，女秘书的目光疑惑，心内一定在想：老周同他的妻怎么了？继老陈小李阿张之后，他们这一对也靠不住了？

屋里漆黑一片，往日我晚回家，她在房内，也一定替我开亮走廊中的一盏小水晶灯。

我颓然倒坐沙发上，拿起电话，追踪岳家。

小姨说：“她真没有来过，你们吵架？”

“没有，你知道你姐姐，她脾气是有点乖僻，也从不与人正面冲突，我们结婚八年，没有失过风度。”

小姨沉默一会儿：“要不要报警？”

“太笑话了。”

“也许有意外。”

“什么意外，整套箱子都搬走了。”

“她会回来的。”

“我也知道她会回来，可是这算什么。”

“暂且莫告诉爸妈，免他们担心。”小姨说。

“知道。”

“她会不会到朋友家去了，找找看。”

“我不会到处去找。”

“姐夫——”看样子她要劝我几句。

“后天我要飞匹兹堡，如果她回来，你同我稳住她。”

“能不能按兵不动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小姨不与我分辩，放下话筒。

真的不行，我也不过是人家伙计，地位高些，薪水多点，并不代表我可以不听命于人，假使有朝一日做了老板，更加要削尖了脑袋去钻，有什么时间寻找逃妻。

过几日她无论什么气消了，自然会得回来。

那日半夜，模糊间听见音乐响。

是利璧迦最喜欢听的几首怨曲，音响如蚊叫般细微，若隐若现。

往日我听见，会得起身把房门关上，但今夜我起身推开她房门。

“利璧迦。”

房里空荡荡。无线电没有开着，一片黑暗。

她并没有如往日般躺在床上抽烟。

后半夜我并没有再睡。

东方渐渐鱼肚白，海港蒙着层烟霞，一片灰紫，我无暇欣赏，赶回公司。

门口碰到张晴，她正等后生开锁。

“这么早。”她说。

“你也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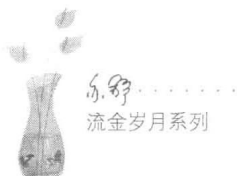
“做一杯咖啡给你？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一颗糖？”

“好记性。”

她捧着咖啡进来，我还在发呆。



她闲闲地坐我对面：“听说你太太搬出去住了？”

消息传得倒是真快。

我说：“她在东京。”

张晴一点不隐瞒她那幸灾乐祸之情：“没有什么不妥吧。”

我再无心情也得微笑：“多谢你关心。”

“她辞了工你也不知道？”

“公司还欠她有薪假期那张支票，我得替她拿回来呀。”

“周至美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记得，万一你们两口子有啥不妥，我可是排第一位。”

这个笑话说说也不止一两年了，以前听在耳朵里，认为是女性对我的至高赞美，今天却特别刺耳。

我看着张晴。

很多男人会认为张晴活泼可爱吧，人如其名，永恒的大太阳，但我在英国受教育，我习惯阴天，濡湿的青石板路，紫黑色的玫瑰花，女孩子们白得如象牙的皮肤、忧郁的眼神，才使我心跳。

我取过笔：“要开工了。”

“你总是不给人机会。”

“我是个一女之男。”

“咱们走着瞧。”

她出去了。

我摇摇头，这个女孩子，永远如此浓妆，眼圈黑还不够，连眼睫毛上都还要搽一层黑油，一只一只似甲虫脚，是本市著名锋头女。

挨到九点整，我翻开黄页找到郭祠芬的电话。

那边女声应我：“小郭侦探社。”

“小郭在吗？”

“郭先生今日出差。”

“我叫周至美，你让他复我电话。”我报上号码。

“是。”

什么出差，小郭这只鬼有什么生意，还出差呢，八成是在家躲懒，我莞尔，他那女秘书倒是精灵。

果然，不到半个小时，他回我消息。

“周至美，怎么会是你。”

“郭祠芬，闲话少说，劳驾你出来一趟，有要事商量。”

“此刻我的费用同一级大律师一样，自出门那分钟起计，每小时八百港元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我恼怒，“你坐台子收不收钱？”

“周至美，到底什么事？”

“小郭，我老婆不见了。”

那边沉默十秒钟。

然后他不置信地说：“尊夫人，不会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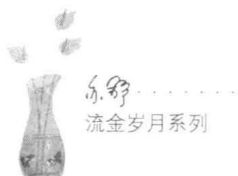
“辞工、离家，早有预谋。”

“过数日她气平了就会回来的。”

“小郭，你不明白，我们并无斗气。”

“我能做什么？”

“我不方便逐家逐户去查她——”



“下不了台，我明白。”

“你别打断我好不好？”

“好好，拿我出气吧。”郭祠芬说。

“你负责替我把她找回来，我明日要去美国三日，回来要听好消息。”我说。

他沉吟一会儿：“你几点钟下班？”

“五点，不，六点。”

“我到府上拜候。”

这还差不多。

小郭来得很准时。

他巡遍我的公寓，衣柜鞋柜药柜全部打开来研究，像发现新大陆一般，连厨房中一只玻璃杯他都不放过。

我们家只有一只抽屉是上锁的，即使如此，钥匙也不过在案头一只瓷盆内。

瓷盆白底蓝纹，上面有李白的两句诗：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是那种普通礼品小店买的，但利璧迦显然很喜欢它，不然怎么会搁在案上好几年。

“我能否查看抽屉里的物品？”

“请便。”

半小时后他与我坐下来，共商大事。

他喝绿茶，我喝咖啡。

我开张支票给他，他小心翼翼、神色温柔地把它藏进外套里袋。

他开口：“毫无疑问，她离家出走了。”

我用手托着头，心中开始感觉到一阵炙痛，不用小郭说我也知道。但为什么呢？

“你有外遇？”小郭问。

“绝无。”

“她有外遇？”

“不可能。”我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那是为了什么？”他倒来问我。

“小郭，你这浑球，我付给你高价，就是想靠你找出答案。”

“你们生活很富裕舒服呀，一般市民口中的成功人士还比不上你们，怎么出的毛病？”他含笑问。

我把咖啡杯重重顿在茶几上，液体溅出来，洒在玻璃上，形成图案。

“你有没有她的照片？”

“有。”

我找半晌，把一张与妻子合摄的照片递予郭祠芬。

“这是几时拍的？”

“数年前。”

“没有更近的照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小郭，近照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”我不耐烦。

“周至美，你们是两夫妻，怎么会数年来一直没有合照？”

“我们俩都不喜欢拍照，好了没有？”

“这张照片又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？一个晚宴吧，持宝丽莱的摄



影师迎上来，推辞不过，因利乘便，留下倩影。”小郭语带责备。

“看，”我说：“你认为我应当买一架哈苏，专门替妻子摄制人像？”

他把照片放进皮夹子内。

“这间屋子呢，买了多久？”

“半年。”

他扬起一条眉毛。

“机会把握得分秒不差，草签之前屋价已经跌至最低点。我还抓着现款死忍，”我不由得露出得意的神色来，“谁知一宣布大局，楼宇更加跌破底价，连成本都不够，我立刻买下来，此刻又上升百分之十左右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一百二十万港元。”

小郭吹一声口哨，表示赞许：“噫，拣了空前的便宜货。”

“早二十四个月，一倍这个价钱也不行。”

才得意着，想到饶是这样，利璧迦还是离我而去，不禁意兴阑珊。

“怎么会在这种时候买房子？”

“我同你打一个譬喻：有一匹千里天马，平常以你永远追不上的速度奔驰，阁下一向只有眼睁睁看的份，忽然之间受特殊因素影响，它的速度慢下来，阁下还不把握这个机会飞奔追近，抢上马背？”

小郭点点头：“你这个看法，也有点道理，只是我请问你，你怎么知道天马一定会跑向你的乌托邦？”

“这是要赌一记的，是不是？本市每人都是赌徒，勿买穷定。”我说。

“下一句是买了输定。”

“别这样悲观，小郭。”

“把门匙给我，你回来的时候，给你答案。”

他告辞。

尽管我看时局看得那么透彻，但看身边的人却如雾中花。我完全泄了气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信心看样子会渐渐毁在这件事上。

我不认为我会原谅利璧迦这种幼稚及不负责任的行为。

一知道她的行踪我便会约她出来谈个清楚。

我连胡子都没刮便上飞机，空中侍应生照例对头等舱客人服侍周到，我伸直双腿睡觉。

多年来我习惯在飞行中休息，因为一下飞机要即刻去开会。

这次我闷闷不乐，我在检讨我们的婚姻。

我们一直是对模范夫妻，两个成熟与独立的人因爱情结合在一起，又早早决定不要后裔。她有她的事业，我有我的，在必要时又可以互相扶持。这样理想的关系，毛病出在哪里？

搜索枯肠，也不记得她曾经说过对这段婚姻有什么不满的话。

我气愤、怨怼，胸中似有一团慢火在烧：多少女人为丈夫出生入死还坚守岗位，我有什么地方失职，她要离我而去来惩罚我？

落飞机时喝的酒有点上头，空旷地方风急，我扯一扯大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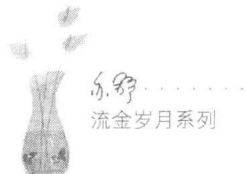
“周至美。”有人叫我，腔圆音正的京片子。

这还有谁呢，我转过身来。

“马利安·威廉斯。”我叫她。

“卫理仁，跟你说多少次，我的名字叫卫理仁。”

“好好，”我说，“你怎么接我来了？”



她很诧异：“周，你喝酒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是从来不喝的。”

“怎么会来接我？”

“因为过几天我同你一起回去。”马利安说。

“你调职？”我说。

“我升了。”

“该死，你此刻是我上司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让我看清楚你。”我扶着她双肩。

她金发烫得很蓬松，灰色猫儿眼，三围略宽，但正因为身上有肉，才更像个女人，看上去似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儿。

这样标致的洋女，对我倾心已不止一两年，利璧迦不是不知道的，但我不是个随便的男人，我从不曾动过马利安的脑筋。

利璧迦利璧迦，你还要我怎样。

“周，上车呀。”

我仍然不想放纵自己，继续拒绝马利安的柔情蜜意。

开完会我同她去吃饭。

马利安是英美混血儿，在纽卡素出生，于匹兹堡长大，她说她一生与工业城脱不了干系，父母离异后，她似人球般被双亲在两大洲踢来踢去，终于在大学学得一口好中文，能说能写，自此在东南亚的分公司打出一个局面来，因兼有管理科文凭，老板很重用她。

她一直喜欢我，有心事都告诉我。